

中國文學精華

韓非子精華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發行
三十一年一月四版

中國文學精華

韓非子精華 (全一册)

◎

實價國幣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輯者 中華書局

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埠 中華書局

(一〇九五〇)

韓非子精華

目次

十過	一
和氏	一九
南面	二一
說林上	二五
說林下	三六
守道	四七
用人	五〇
功名	五四
外儲說左下	五六

外儲說右下	五八
難二	五九
難三	六九
難四	七九
問辯	八六
定法	八八
說疑	九一
詭使	九九
六反	一〇五

人主	一一二
飭令	一一五
心度	一二七
制分	一一九

韓非子精華

十過

陳仁卿曰：先有
後十件事，方冠
以十柱。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切，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小國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甚。

孫月峯曰：有波有態。

潘文在曰：每條實以實事，無一虛者。後人爲之，每至苦貧，故曰博聞乃餓貧之糧。

陳仁卿曰：語多枝冗，不及左氏遠矣。

孫月峯曰：妙論俊語。

日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讐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魏，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

孫月峯曰：有嘲
荀息意，又有惜
馬意，大是喜極
之語，情竊妙絕。

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
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
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
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
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
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
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
而不虞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爲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
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
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
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

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

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

陳明卿曰：琴能寫鬼。

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

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

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

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

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

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堦。再奏之而別。三

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悅，坐者皆

喜。

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

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

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

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

徐太生曰：鳥知音。

楊升菴曰：暮境色態甚濃。

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幙，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陳仁卿曰：此條累千餘言，不勝枝冗。先秦人作文，不肯減字減句，好往返便與左氏擅弓不同。

孫月峯曰：奇語層出，態色盈目，顯語乃多，率尙覺不盡於法。

奚謂貪愼？昔者智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愼，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智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而外怒智伯也。」

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智伯。

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

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

楊升菴曰：詞氣甚佳。

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

劉會孟曰：著此色澤語甚佳。

孫月峯曰：事不雙則不饒。

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以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高至於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

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二年，城中窠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

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曆亡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智伯之爲人也，蠱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君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

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怪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

劉辰翁曰：描寫有太史公筆意。

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日，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爲輔氏。

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之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愎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

楊升菴曰：如此筆力兵法，唯左氏有之，而不多。

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盞，飲於土甕，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酒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

故曰：儉其道也。」

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閒。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

茅鹿門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由余亦知是乎，然卒去之秦，則由余固早有心秦君矣。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

徐太生曰：心決
妙。

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政安遷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如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豎刁自獷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

徐太生曰：明乎
官器之使，情君
不用也。

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閒，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日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於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

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敝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

侯景陽曰：辯口。

益急，韓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卽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釐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負羈曰：「吾聞之，有福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主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

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羣臣而謀曰：「昔

徐太生曰：先見之哲。

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羣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善，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掃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羣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於晉，立爲晉君。重耳卽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蒲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蒞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侯晉陽曰：旁採故事，文自緊嚴有法。

【音釋】

【是亡楚國之社稷】顧廣圻云：亡當作忘。

【狎徐君】宋乾道本云：輕侮之也。

【中射

士諫曰顧云：本書說林上下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

云：蓋侍御之官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顧云：戎當從左傳史記楚世家作仍。有左傳無。史記有。【紂

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顧云：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

既其半也。丘。史記作山。左傳無。【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境】宋槩云：道從也。境。棟端也。【畢方並

轄】宋槩云：畢方神名也。轄。滯末切。【風伯進掃】顧云：進當作迅。【陽規而陰疏】顧云：規當從戰國策

作親。【藏於臣】顧云：臣當作民。【有奇人者】宋槩云：奇音羈。餘也。閒人也。【君失此計者】顧云：

失當從策作釋。【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云：以讀爲已。【而嚮其利】顧云：嚮當從策作饗。【斬山

木而財之】顧云：說苑財作裁。同字。【墨染其外】顧云：說苑無墨字。染作漆。【三十三】顧云：說苑作三

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四壁聖壻】顧云：四當作白。白壁與聖壻對文也。【僻陋而道遠】顧云：道

當依說苑作遠。【而後爲由余請期】顧云：後當依說苑作厚。【豎刁自獷】宋槩云：虧勢也。【顧大

國之信意於秦也】宋槩云：信。申也。【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云：策同姚校云：告一作困。今按告當作

告。形近之誤。史記作伐。【疇騎】宋槩云：疇。等也。言馬齊等皆精妙也。【吾知子不違也】宋槩云：知不敢

遠習言，非本心也。

和氏

劉會孟曰：句俊。

楊升菴曰：題字
連字妙絕。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主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

潘文在曰：亦治國之術。

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而浮士危於戰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貪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彊。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彊。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

楊升菴曰：看他用字法，何等工雅。

安亂，甚於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一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唐荆川曰：語殊過激。

【音釋】 【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宋槩云：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侮者，則以未獻法術

也。【此貪國弱兵之道也】顧云：貪當作貧。【絕滅百吏之祿秩】顧云：絕滅當作纒滅，纒裁同字。

【損不急之枝官】宋槩云：枝官言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閒冗。【以連

什伍設告坐之過】宋槩云：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南面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讐，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

張賓王曰：文甚曲折。

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

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憎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

張賓王曰：此後亦曲折可思。

孫月峯曰：戰國
人臣之欺諸侯，
如譎孺子其事
如此。

楊升菴曰：可定
功罪之案。

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言獨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

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毋異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變齊，郭偃母變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費而亡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鄭人不能歸。

侯晉陽曰：通篇皆說御臣，極其懇切。

【音釋】

【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

宋槧云：僞爲忠信，然後不禁。

【如是者謂之誘】

顧云：誘下當

有於事二字。

說林上

楊升菴曰：幻語。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孟卯曰：「公不如爲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孫月峯曰：此下多國策文字。

心語。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敵。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

論語。

禮語。

端語。

孫月峯曰：婉而透。

籌語。

籌語。

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說，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鷓夷子皮負傳而從。

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更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

孫月峯曰：此絕是戰國文字。

劉會孟曰：奇說怪論，可喜可愕。

權語。

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莊語。

孫月峯曰：隋乃在兩有字。

諷語。

韓宣王謂摎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味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法語。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

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諧語。

孫月峯曰：滑稽。

解語。

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

音四

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

『今有人見君，則映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譬兩目映，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映。』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慢荊王，駟之於欺人，譬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忠語

劉會孟曰：殺韓
傀而歸賊於嚴
氏，則兩虜矣。

竅語。

辭語。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自問張譴曰：「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孫月峯曰：二事相對，樂羊忍，孟孫慈。

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麋。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

玉盃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

潘文在曰：深明義利，奸人不能遁其所燭。

楊升菴曰：先秦典麗如此。

陳深曰：此戰國攻瑕之術，周公豈爲之。

危言。

表語。

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未故見象，箸而憐知天下之不足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申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卽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

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暘，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幾語。

幾語。

劉會孟曰：微言甚妙。

道語。

子。楊升菴曰：見莊

說語。

智語。

辨語。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陪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公孫友自刎而尊百里，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慧子曰：『往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唐荆川曰：敘事如世說，新穎可人。

【音釋】

【爲白里之盟】顧云：戰國韓策作九。

【謂鄭君曰】顧云：鄭君策作韓王。

【甚歡】顧云：

歡，當從策作勸。高誘注：勸，力也。

【趙刻曰】顧云：刻，趙策作利。

【而大歡】顧云：歡，當從策作勸。

【田駟

東慢齊侯】顧云：慢，讀爲謾。

【居一月自問張譴曰】顧云：居，當作君，月，當作日。

【聖人見微以知

萌】顧云：萌，當作明。

【將攻商蓋】顧云：江微君聲曰商蓋，商奄也。

【懼以失日】顧云：懼，當作懼。

【而

自知其益富】顧云：知，讀爲智。

【公孫友】顧云：王涓曰：友，當作支。

【慧子曰】顧云：王涓曰：慧，惠同字。

說林下

伯樂教二人相蹠馬，相與之簡子廋觀馬。一人舉蹠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蹠。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蹠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蹠馬，而拙於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

楊升菴曰：不可不知。

王鳳洲曰：索羽之法何如？

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輿。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鱸似蛇，蠶似蠟。人見蛇則驚駭，見蠟則毛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

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

楊升菴曰：不可不知。

陳明卿曰：以潔出，以汙入，狗且惡之，況於人乎。

徐文長曰：安得有涯？

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檄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盧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蝮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蝮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爲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醉語。

近語。

諧語。

幾語。

臆語。

孫月峯曰：與魯丹同旨。

修語。

劉會孟曰：大類左氏辭命。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潔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察語。

要語。

趙定字曰歸結
本意上極明

懷語。

王維楨曰：明快，
妙不讓左氏。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日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蹷融犒音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

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

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

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

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於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太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機語。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楊升菴曰：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奇甚。

莊語。

孫月峯曰：淨有致。

規語。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己，乃皆朝魏。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纒語。

揚升菴曰：海大魚三字突出，眞聳人目。

齊語。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絳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

選語。

選語。

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王鳳洲曰：莊語諧語雜出，固自有致。

【音釋】【鳥有翮翮者】顧云：李善詠懷詩注引此作周周。按翮周同字。集韻又云：翮，弱羽者即此。【爲

其不可復者也】顧云：王涓曰：不字當衍。【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顧云：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曰：

參，三人並也。【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云：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周趨】顧云：趨，

魏策作肖。按：又作齊，皆同字。【因以有齊魏矣】顧云：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至於齊

七月】顧云：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云：說苑權謀云：遂取東國。

陳明卿曰：賞罰明，則下盡力。

【兩十日夜星】顧云：說苑指武云：兩十日夜晴。按晴，正字作甞，說文雨而夜陰星見也。甞，讀有姓晴，隴三文。

【索讒鼎】顧云：呂氏春秋審己云：岑鼎。

【以鍊金百鎰】顧云：藏本鍊，作鍊，鎰，作溢。按鍊，當作練，練同字。

也。

守道

聖人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

又曰：罰必，故人
不犯。

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孫月峯曰：快喻
懇切。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

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

潘文在曰：惟善
使者陰用其權。

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屨嗟暗之禍。服
虎而不以桺，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
難也。故設桺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
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
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士之所能服，握庸
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此。故君
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
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
財易身；則守中國之道必備矣。

孫月峯曰：無字不警練。

【音釋】

【非所以備曾史也】顧云：備字涉上句誤。備當作避。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殲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孫月峯曰：此言廢法不可爲治。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

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

茅鹿門曰：刑名家開口竟不脫賞罰。

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而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

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異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主人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

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數以德追禍，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唐荆川曰：隙穴二字可思。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無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孫月華曰：設喻起下。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

又曰：忠懇。

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孫月峯曰：多刻語，亦時露忠厚。

【音釋】

【故莫爭訟】願云：訟字當衍，此涉下句而誤。

【以鼓語耳】願云：鼓當作數，下文其數易知，故

言用承此。

【以一負二】宋槧云：謂一身兩役也。

功名

陳明卿曰：得天
得人，得時，得勢，
則功名易成。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無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

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

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泰山之功長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收功也。

孫月峯曰：痛快。

【音釋】

【故人有餘力易於應】願云：易字當衍。

外儲說 左下

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跖危坐子臯，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屨，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

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務，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陳明卿曰：缺文。

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夫爲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辱不用玉璧。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

隋乃冰曰：奇幻。

猶盜嬰兒之矜裘，與明危子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侮。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孫月峯曰：語語精峭。

【音釋】【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宋槧云：卯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也。

孫月峯曰：精峭。

外儲說 右下

茅鹿門曰：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則連珠已兆於韓非矣。而瓊山謂其體始於揚雄。張賓王曰：變當作學。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裔，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而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焉。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愼，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孫月峯曰：局同外儲上。

【音釋】

【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顧云：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

之。

【以遇勢】

顧云：遇當作過。【故而駕鹿】

顧云：而當作不。【甘茂之道穴聞也】顧云：茂同字，

古今人表作甘茂。

古字與與滿字有

難二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辯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爲先，仁義爲後，而元氣幾乎索矣。

孫月峯曰：是刻薄之言，韓生之本術也。晏子爲近正矣。

又曰：此亦法家之說。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

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困倉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其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

陳明卿曰：宿義奇。

孫月峯曰：貶厥聖人。

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

陳深曰：二句是提綱。

張賓王曰：似亂非亂，鍊淨而有鋒。

孫月峯曰：四語分四節辯之，各以原語喚起，而讀去略無痕迹，爲妙手。

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戶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舅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夫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晉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又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

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於湯，百里奚自以爲虜於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讐；背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

王維楨曰：文字
精奧，辯論不窮。

陳深曰：借管仲以伸己意，讀切時君。

張賓王曰：此辯更奇。

張賓王曰：寃言寃貨字奇。

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蟲流出戶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

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謂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

孫月峯曰：整而錯綜，最見鍛鍊之妙。

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窵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吾與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

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尙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所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孫月峯曰：局法錯綜，莫知其紀。

【音釋】

【踴貴】顧云：左傳作踊。

【景公造然】顧云：造，讀爲甃。

【昔者文王侵孟】顧云：孟，當作孟。

尙書大傳曰：二年伐邳，孟邳同字。

【不識臣之力也】

顧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

作乎。【此有君與無臣也】顧云：臣當作君。【以事遇於法則行】顧云：以字當衍，上文錯入此。【夫

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顧云：不下有難字誤。【立於矢石之所及】顧云：及上當有不字。【文公

授之】顧云：授當作受。

【圍衛取鄆】顧云：呂氏春秋鄆作曹。

【孝子之所愛親也】顧云：王潤曰：所下

又曰：奇句。

當有以字。

難三

陳深曰：此非子思之言。

陳明卿曰：爲法受惡其說亦正。

孫月峯曰：甚言壅蔽之爲害立論亦正。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且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亦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

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

陳明卿曰：正殿。

孫月峯曰：三節皆吹疵之辭，然

亦有鋒。

陳深曰：三段分

應須看其波瀾。

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君死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籍，雖處毫毛，

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陳明卿曰：文體平而自疎也。

陳深曰：章法句法長短參差，因拙爲工。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

侯晉陽曰：誅心之論。

✓

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危，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

孫月峯曰：言君明，則羣臣各舉

其賢以相進，不
必自選。

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夫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於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後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束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鄰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

王維楨曰：子產之智甚善，而子之論又過之。

孫月峯曰：佳語。

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彊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智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智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智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彊，未若智氏，韓魏

又曰：此說亦善。

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智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人國，此智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彊，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

踰官，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

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張賓王曰：法術之辨甚晰。

【音釋】

【吾聞龐糊氏之子不孝】顧云：糊氏，論衡非韓作攔是。按氏是同字，糊當依論衡作攔，字書無

糊字。史記酷吏列傳云：濟南閻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痲病也，即此姓，龐當是其里也。【皆君之所未嘗聞】

顧云：之當依論衡作子。【且此亡王之俗】顧云：王當作主。【又使攻之惠竇】顧云：惠竇當依左傳作

涓濱。【而不敢偶君】顧云：偶當作愚。【則手絞其夫者也】顧云：論衡絞，作殺。【異日】顧云：論衡

異，作翼。

難四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齊晉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啗走山，田氏外僕，

而齊晉從則湯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疎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

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陳明卿曰：此等烟波，太史公不及。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因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王維楨曰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弑。

王維楨曰：此轉謂高伯之罪在昭公未即位之先，今既即位矣，容之可也，而有怒色，是以見弑。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惡報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子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

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

孫月峯曰：三段各有一意甚細密。

又曰：此轉謂眞知其賢，則不患其場已也。

不肖者場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場已，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叅無恤，燕王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場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場已，必不危矣。

孫月峯曰：反覆辨難，每轉出奇。

【音釋】

【諸侯伐之】顧云：伐當作代，代之代爲君也。下文盡同。

【趙咺走山】顧云：咺當作宣，左傳宣

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

【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顧云：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

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未知齊之巧臣其證也。

【而立子亶也】顧云：左傳桓十七年，亶作釐。【公子

圜曰【顧云：左傳圜，作違。】故非在所以誅也【顧云：以當作已。】吾聞人主者【顧云：聞下當有見字，

七術有。】遂去雍鉏【顧云：趙策作雍鉏。】故楚莊舉叔孫而霸【顧云：王涓曰：叔孫當作孫叔。】衛

奚距然哉【顧云：距，讀爲避。】日不加知【顧云：藏本同，今本作日誤。】

問辯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遵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

徐太生曰：中的語。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朱大復曰：足徵辯言害政。

【音釋】「堅白無厚之詞章」顧云：無厚，見莊子天下。

定法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賞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私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

孫月峯曰：法與術不可相無。

王鳳洲曰：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治。

又曰商鞅有法
而無術故秦不
王。

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

『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彊。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彊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彊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王鳳洲曰：申不害未盡其術，商君不盡其法，故皆未盡善。

斬首下脫一者字。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孫月峯曰：評品二子最當。

【音釋】

【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願云：七十有誤，或當作十七。

【法不勤飾於官】願云：不

當作雖。

【申子未盡於法也】願云：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

說疑

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賞罰威明，則姦臣退聽。

陳深曰：將言姦臣之事，先說自古人臣賢姦不同。

凡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

凡術也者，主之所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偃，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

孫月峯曰：每論古人臣，用若夫二字說起，而斷以今世之能用與否。凡五段皆用五個若夫。

此十二人皆清介不污之臣。

王維楨曰：詞亦頗工。

此六人皆輕死之臣。

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至，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

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上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於窟穴，或稿死於草木，或饑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

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彊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

此九人皆專國之臣。

此十五人皆聖智之臣。

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其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

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

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爲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害。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尙可致功，況於顯明

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

此十二人皆邪
侯之臣。

陳明卿曰：文法
文變。

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頡、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尙恐奪之，而況憚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

聖王明主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

孫月峯曰：言管蔡之外，如朱均、太甲何嘗受誅，此戰國之詭言。

劉會孟曰：不以獨斷而隨衆毀譽，此奸臣所以要信左右而成其亂也。

王維楨曰：文氣跌宕，無中生有，設事形容。

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

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賤賸，內搆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託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

孫月峯曰：借外使以譽己，欲其君之信也。

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回，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如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明焉，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城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攬巷族，觀時發事，

王維楨曰：此言過當。

陳深曰：句至此，豈有如此而不亡，蓋欲其明於任人也。

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

一 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羸戈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戈，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簞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隣，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隣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

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戈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孫月峯曰：君無可疑之事，則姦臣無由而窺伺。

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

陳明卿曰：正論。

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者。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陳明卿曰：形容其臣極矣，而責難於君，此正文也。

【音釋】【非所謂明也】顧云：明，字當衍。【狐不稽】顧云：莊子大宗師：狐不偁，釋文：司馬云：古賢人也。

【趙襄】顧云：襄當作衰。【纏索之中】顧云：纏當作纏。【虛相與爵祿】顧云：相，字當衍。【非長

幼弱】顧云：幼弱二字當衍其一。【明君之所疑也】顧云：疑，讀爲擬，下文同。又本，二字互見。

詭使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

張賓王曰：一篇文字，複說數四，愈不窮，皆古人

所未發，真天下之奇也。

又曰：此下層層複說。

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

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形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

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饗守。

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

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成

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下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避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

過也。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

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窳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者成羣，造者作辭，以非法令

孫月峯曰：一篇之目在此二句。

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孫月峯曰：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詞不一而足。言之重，詞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耳。故文字不在簡省，往復爲難，次而不次爲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

又曰：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爲常相反也。層層複說，皆憤激之詞。總爲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怪，不厭重複，愈說愈有味。

【音釋】

【今有私行義者尊】願云：行字當衍。

【城池之所以廣者】願云：池當作地。

【而戰

介之】願云：戰當作耿。

孫月峯曰：以排
見衛。

張賓王曰：意同
前篇而語加簡
練。

六反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嘗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思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

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楊升菴曰：二喻謂理髮治病，必有所棄，有所忘，爲治亦然。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陳明卿曰：此惡俗也，豈盡人然乎？非子是不擇言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

陳明卿曰：懷利以事其君，非臣懷利以責其君，亦非明主。

張賓王曰：事情最透。

陳明卿曰：刻薄語。

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

孫月峯曰：一意
二轉而愈暢。

陳深曰：忍字憐
字對立二柱。

陳明卿曰：秦文
善反覆推解，而
練局未大，韓文
能六。

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彊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

陳明卿曰：妙在
若解若不解。

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

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

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埽也。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以爲傷民矣。

潘文在曰：熟諳
刑名之術，故不
厭言之委曲。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以爲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固已足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

張賓王曰：極刻
削而能必所欲。

孫月峯曰：排四
語有勢。

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默，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

應前。

孫月峯曰：雙句
敦便濃。

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孫月峯曰：通篇分節雖多，是一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貴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

【音釋】 【虛其後便】願云：王潤曰句絕。 【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願云：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對也。

【故人順之】願云：順讀爲慎。 【而下恐上】願云：恐當作怨。 【授之以鼎俎】願云：俎字當衍，下句同。

人主

陳深曰：馬虎豹皆喻人主盛勢。

楊升菴曰：兼說二喻如操雙劍。孫月峯曰：正說內提出喻中字眼。

陳深曰：二臣不並立，去當途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

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

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

王維楨曰：進功能以散私黨。

孫月峯曰：通篇乃孤憤中詞意。

楊升菴曰：部勒整飭。

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

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孫月峯曰：正論。

【音釋】「而蔽愚不肖之患也」顧云：讀本同，宋槧蔽下有於字。

飭令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彊，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未衆，農

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母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爲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

國必削。

孫月峯曰：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

【音釋】 【行法曲斷】顧云：曲當作由。 【則震不怠】顧云：震當作農，見商子。 【此謂以成智謀

以威勇戰】顧云：成讀爲盛，威當作成，亦讀爲盛。商子斲令作盛，去強作成。 【而道壞餘力於心】顧云：道

壞本書，用人云莫懷。 【利出一空者】顧云：空，讀爲孔。

心度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

徐大生曰：正論。

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彊，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彊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於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彊，彊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

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敵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潘文在曰：此篇謂嚴刑主於利民，非以讐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音釋】【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顧云：天字當衍。王潤曰：賞字當衍。【能越力於

地者】顧云：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而治立者削】顧云：治當作始。【敵適於不亂之

術】顧云：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云：道於不可亂之術。

制分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致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

孫月峯曰：出此則入彼，未有不賞不刑之民。

楊升菴曰：用字奇峭。

劉會孟曰：商君之法如此。

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

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

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朱大復曰：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法重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於商鞅。文字亦奇譎。

【音釋】「而可以致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願云：天字當衍。【其務令之相規】願云：規

讀爲闕，與下文互見。【理不得相關】願云：理當作里。【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願云：藏本二作貳

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刑賞之不分白也】願云：不分當作分不。